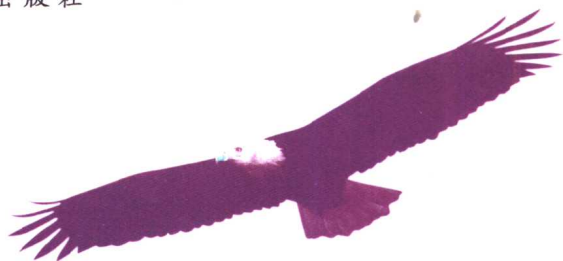


画文精品

当我最 浪漫的时候

下 [美国] 刘墉◎绘著

漓江出版社



DANG WO ZUI LANG MAN DE SHI HOU

当我最浪漫的时候

下

【美国】刘墉◎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最浪漫的时候(下)/(美)刘墉绘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1.1

ISBN 7-5407-2683-0

I. 当… II. 刘…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美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J232.9 ②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3408号

当我最浪漫的时候(下)

作者◎〔美国〕刘 墉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编◎541002

经销◎广西新华书店

印制◎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889×1194mm 1/32

印张◎3.625 插页4

版次◎2001年3月 第1版

印次◎2001年3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ISBN 7-5407-2683-0/1·1615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庞俭克摄于济南趵突泉 2000.10

刘墉 1949年生于台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圣若望大学研究所及师大美术系毕业。1978年由台湾历史博物馆推荐前往美国讲学。曾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及美国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全美水墨画国际展主审，并应邀在世界各地举行画展三十余次。著有《萤窗小语》、《萤窗随笔》、《真正的宁静》、《点一盏心灯》、《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唐诗句典》、《花卉写生画法》、《山水写生画法》、《翎毛花卉写生画法》、《白云堂画论画法》、《林玉山画论画法》、《刘墉画集》等五十余种。

17
320278-07

我从不甘于安定，而喜欢追求变化，
我从不固定作品的风格，而要求不断的突破。

我的心似乎总在催促、提醒着自己：
“赶快呀！赶快！繁华就将过去，萧条就将到来！”







目 录

CONTENTS

◎ 风信子	7
◎ 春之颂	7
◎ 丽莎	6
◎ 马丁斯维尔的春天	5
◎ 港	4
◎ 雪缘	3
◎ 喧哗的宁静	3
◎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2
◎ 绝尘	2
◎ 听涛	2
◎ 长安一片月	2
◎ 道情小唱	1
◎ 我家在柳溪	1
◎ 寒鸦的晚祷	1
◎ 真正的宁静	1
◎ 疾风骤雨话当年	6





目 录

◎ 山水的歌	1
◎ 秋的感受	1
◎ 煤球小猫	0
◎ 无比的爱	0
◎ 山杜鹃	9
◎ 芍药	9
◎ 鸢尾兰	9
◎ 紫藤	8
◎ 牡丹	8
◎ 紫丁香	8
◎ 七叶木	8
◎ 山茱萸	8
◎ 郁金香	8
◎ 樱花	7
◎ 辛夷花	7





雨(57 × 91cm) 1989年

前

言

疾风骤雨话当年

当我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的凌晨一点钟了。由安迪台风带来的风雨，此刻正敲打着我的窗棂，而我则在昏黄的烛光下，摸索着这篇文章。

烛光使我想起童年的台风夜，那时我最盼望台风，不单是因为台风能带来停课，更由于台风能带给我烛光；在那跳动的光晕下，屋子会变得小小的，母亲会变得更慈祥，虽然外面强风骤雨，我的世界，却变得无比平和。

而当第二天风停雨霁时推开门，迎向我的残枝碎瓦、敝门斜树，又正是我最爱看的“风景”，因为一切是那么地自然而不事妆扮；空气是那么地新鲜，而不带一丝油烟；叶子是那么亮丽，仿佛用油洗过；草香、叶香，更是那样地芬芳醉人。

这，就是我，我憧憬完美，也欣赏残破，因为所有的完美，似乎都指向残破，而那些残破，却常能映现完美，也更能融入自然。

伟大的人终会还给尘土，伟大的建筑，终将回归自然。这世上一切可爱、可恋的，以及这可爱、可恋的世界，终将离开我们，却又使我们成

为她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失，我常能看得平淡；对于秋天的肃杀，我常能看得完满；对于悲剧，我常能处之泰然。

我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我曾有一段非常快乐的童年，当我来到人世的时候，我的双亲都已年逾四十，对于这个晚来的独子，他们怎能不呵护地托在掌心呢？

但是当我九岁时，一个正在门口玩沙的下午，母亲苍白着脸，从外面回来，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仅只是抬头的一瞬间，我已经意识到——病了将近一年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而去。

从那个下午起，我成了孤儿。

而在我十三岁那年，正月初二的晚上，人们都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中时，我又失去了温暖的窝巢——当我从一片灼热与红色的火焰中冲出，睫毛都已经烧焦，感谢上苍的是，我的脸没有受伤。当时我大声地喊“救火啊”，却发觉似乎空气已从我的周遭被抽走，我的声音凝结在夜空之中。

舅舅浑身是火地冲出来，在地上打滚，我家的屋顶瞬时已钻出了火舌。

当晚从外面归来，已经无家安身的母亲，与我同宿在朋友家。次日清晨，母子二人回到废墟上，希望能捡回一些劫后的财物，发现灰烬间竟然站满了人，看到我们，大家便抱着挖出的东西，一哄而散了。

最后，我能捡到的只是小学时代获得的锦标残片，一些夹在书堆中未被焚毁的邮票，和我最心爱的猫咪的残骸。看到它，认出那是我的白猫时，坚忍的我，终于哭了。

母亲将那父亲留给我的邮票，存在附近朋友处，并把我寄在另一个老朋友家住，自己便东奔西跑地忙于料理善后。那焚毁的房子，原属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虽然保有火险，我们也有权居住，但是他们拒绝重建——逼我们迁离。

母亲不得已地在废墟上花了几千块钱，暂时盖了一个竹叶顶子的木屋，当晚她把我接了回去。我们点起蜡烛吃饭，母亲卤了红烧肉，虽然而今我已吃遍世界，但从没有一餐，如那天晚上的鲜美。

当晚，下了大雨，我们的小木屋突然开始漏水，虽然想尽办法移动床铺，雨却愈漏愈厉害，母亲把雨衣盖在我身上，守着我，眼睁睁地望着满屋滴漏的雨水，不曾合眼，直到天亮。

次日，母亲找原来保证不漏的建筑商理论，他不认账。母亲去朋友家拿我暂存的邮票，对方说不曾见到。

从那时起，我不再集邮，我恨集邮。但我不恨雨，也不恨那小木屋和昏黄的烛光，因为我和母亲相依、相守在其中。

我在废墟上种菜，将花树从砖瓦灰烬中挖出，使它们恢复生机，把新养的小猫放在我用破砖砌起的小屋中玩耍，残破何尝不美？

两年后，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木楼上，虽比儿时住的差多了，但能有个正式的房子住，怎不令我兴奋呢？

可惜，过了几年，那栋房子要改建大楼，我们母子没有资格分享，便又被迫迁离。

“除非你们给我另外的安置，我绝不离开。”母亲在苦苦央求无效之后，对父亲当年的老同事们说。

于是当我在一天早晨被敲打声和震撼惊起时，发现那木楼不属于我们居住的半栋，已开始被拆除。

于是屋子倾斜了，墙壁龟裂了，屋顶又开始漏雨。我们不得不搬到另一处——铁道旁的违章建筑区。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非常感激父亲原服务的单位，他们使未能完全独立的我，能再有个栖身之所；他们使我能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他们更使我知道：今天有的，明天可能失去，但是无论如何失去，总还有一条小路横在眼前。

所以，失，不尽然可悲。

虽然遭遇一连串的坎坷，但是我的母亲，以她粗短的手臂，卫护着我，使我不曾受过太大的委屈，由于我从小爱画画，她甚至从初三开始，就送我去拜师学画。那时每当该缴学费的时候，我都难于启口，看着母亲把残余的一点积蓄拿出来，我知道唯有努力、成功，才能报恩于万一。

所以我经常是画到天亮的。冬夜，我常在画至一个段落时，发觉手指已经僵硬，而不得不在桌边敲打，以恢复失去的灵活。如果说我今天有不错的绘画基础，多半应是那个时候奠定的。而我卖画鬻文的生涯，也从高中就已经开始。

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生命渐渐走上坦途，其中的许多得意事，我认为不值一提，因为如果说那些是成功，则那成功是从我的困境中得出；如果说那是得意，则谁也不能保证，我明天是否失意。

就因此，我从不眷恋今天，也从不以眼前的一点成绩为满足，我从不甘于安定，而喜欢追求变化；我更从不固定自己作品的风格，而要求不断的突破，我的心似乎总是催促、提醒着自己：“赶快呀！赶快！繁华就将过去，萧条就将来！”

我生命中的经验告诉我：没有永恒的快乐，没有真正的完美。当然，我也告诉我的生命，在忙碌中，还是要注意健康，不要让你的孩子，也如你一般，早早做了孤儿，遭遇许许多多的坎坷。

所以我的努力，未尝不是为了可能贫乏的明天；我今日的喧哗，更未尝不是为了明日的宁静。

对于宁静，我有我的解释，如同对于完美，我有自己残破的看法一般。

我不相信无声真能带给我们宁静，因为我们的耳就不宁，我们的心，本不静。纵使周遭一无音响，我们的心绪也会在内里喧哗。反倒是有些蝉鸣、鸟啖、晨钟、暮鼓或松涛、水韵时，更能使我们的心，如同得到一个

指引般地走入宁静的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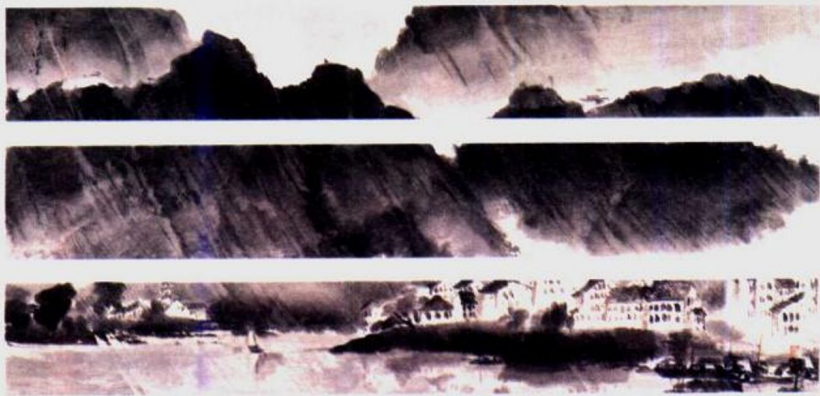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写了一系列有关宁静的短文，并配以图画，那些作品，是我以全部的生命去体会、感悟的，就算是表现有所不逮，背面却能找到我的呼喊。

我也要在这儿呼喊，当您赞美我的成功时，请别忘了给我同情；当您欣赏我作品的完美时，请别忘记找寻其中的残破；当您看到我置身繁华时，请别否定我的孤独与寂静。

写到这里，天欲曙，而风雨仍疾，蜡烛则已将燃尽，我想：我们的生命也就像这烛火吧。

我们总是先倒持着，使它大量燃烧，滴下些蜡油，再以那些蜡油将烛身固定。然后，我们便慢慢地放出光亮，并在火光跳动时，剪短烛芯，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教训、贡献一分又一分的生命，然后我们便淡淡地消逝、熄灭……

愿这本小书，能成为我燃烧的烛火，带给您些许的光亮。





真正的宁静(90 × 60 cm) 1981 年

真正的宁静



一九七八年，我在丹维尔美术馆的安排下，于美国各地举行了一连串的画展，其中南卡罗莱纳州，是我逗留时间较长、印象也最深的，尤其是那儿的湖泊，更跟我结了解之缘。

当时正值盛夏，美国南方的阳光亮得使人张不开眼，我每天上午在美术馆指导短期国画班，下午除了偶尔几场演讲和参观活动，本来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热情的美国朋友，似乎觉得只要我的日程上有一点空闲，就是他们待客不周，于是轮流请客、郊游、酒会，从早上八点到深夜十一点，都为我排满了节目，其中一半以上跟湖脱不了关系。

南卡罗莱纳是多湖的，而且每个湖都大得叫人摸不着边，生活闲逸的南方人，常在湖滨建筑他们的别墅，车子要七弯八拐地压过朽叶、穿越森林，才能见到他们漂亮的房舍和屋后一泓碧蓝的湖水。我们常在面湖的阳台上聊天，粼粼的波光和斑驳树影，在栏杆和墙壁上闪动，虽是笑语连连，却给人一种宁静与安详之感。我尤其爱看成群的孩子，冲向湖滨码头，再一连串跳下水的画面，浪花、涟漪和笑声，随着清风，向四方扩散。

我们也常驾船游湖，如果主人是上了年岁的，多半会沿着湖边行驶，

在绿荫间找寻各色的小鸟，然后女士们便忙不迭地翻着野生鸟类的指南，查考那鸟的名字和习性。他们最爱的是候鸟，因为候鸟是过客，不能亏待了；他们也称我为候鸟，盼望我每年都回去。

如果碰上年轻人驶船，情况可就大不同了，他们多半穿着泳装，呼啸地朝着湖心疾驶，遇到滑水者，驶船的人还会故意打个急转，制造些水波，使他翻倒。我们爱玩的另外一种游戏，是到岸边找一截枯树干，用绳子绑好，再开始拉着跑，一群人则站在树干上表演平衡特技，树干会转，多半跑不了多远，大家就纷纷跌下水去。

白天玩不够，我们也常在夜里驾船出游，沿着湖畔丛林，打着手电筒，找那些野生动物闪闪发亮的眼睛，或到水坝的边缘探险，看那月光中蜿蜒如带的坝下溪流和浅渚。此外，我最爱趴在船头，借着月光，追逐夜鹭。它们总是贴着水面飞，趴在船头的人必须不断指示驾驶人方向，而追着、追着，我们就仿佛都变成那神秘的夜鹭了。

湖上最难令我忘怀的，是几个诗人邀我骑马沿湖赏月的夜晚，识途老马一个劲儿地向前奔，那些蜘蛛网、树叶和小枝子们，则无情地迎面而来，使我不得不几乎伏在马背上。那夜有着淡淡的雾，由湖面飘来，穿梭在树梢间，使得一轮满月，变成迷蒙晕黄的光团。我突然听到一阵飞鸟扑翅的声响，在寂静的森林里向四方回荡，又仿佛从四面传来，使我蓦地有一种感动：

真正的宁静，不是无声。

空山松子落、万户捣衣声，乃至竹韵、松涛、晨钟、暮鼓、鸟啭、虫鸣、梵呗、吟唱，这些音响，不是更能与我们心灵契合，使我们忘记机巧、回归自然，而有一种无比恬适与宁静之感吗？

归来后，我画了这幅作品，并题为《真正的宁静》。